

# 中国古籍中的南海诸岛

陈亚洲<sup>①</sup>四川涪陵师专

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。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对此有大量的记载和描述。

在汉班固所著的《汉书·地理志》就记载了有关南海航海的情况,说明中国人早在汉武帝时就在南海中航行,并远至“己程不国”(今天的斯里兰卡)。东汉时代的杨孚在《异物志》一书中就提到:“涨海崎头,水浅而多磁石。”这里的“涨海”即今南海,是因为南海经常涨潮而得名。“崎头”就是岛屿、礁石。“磁石”系指南海诸岛中一些尚未露出水面的暗沙、暗礁,船只航行中极易触礁遇难,无法脱身,犹如被磁石吸引住一般。

三国时代的万震在《南州异物志》中说:“句稚,去典游八百里,有江口,西南向,东北行,极大崎头,出涨海,中浅而多磁石。”同时代的康泰在《扶南土俗传》中写道:“涨海中,倒(到)珊瑚洲,洲底有盘石,珊瑚生其上也。”这里的“珊瑚洲”是指由珊瑚礁形成的岛屿,洲底的“盘石”指岛屿基底,也就是礁盘,上面生有美丽的珊瑚。

晋代对南海诸岛有了更为具体明确的描述。刘渊林在左思《吴都赋》注中曾这样写道:“朱崖海中有渚,东西五百里,南北千里,无水泉,有大木,斩之以盆承其汁而饮之。”“朱崖”就是今天的海南岛,“无水泉”的小岛位于“朱崖海中”,且“东西五百里,南北千里”,范围如此之大,很明显,就是现在的西沙群岛和

南沙群岛。岛上“有大木,斩之以盆承其汁而饮之”,说明南海诸岛在晋代生长着茂盛的椰树木,岛上先民们已有取椰汁作饮料的记载。晋代谢承在《后汉书》中载:“汝南陈茂,尝为交趾别驾,旧刺史行部,不渡涨海。刺史周敞,涉海遇风,船欲覆没”,“交趾七郡贡献,皆从涨海出入。”说明晋代我国人民更频繁出入于南海海域。

公元1178年,北宋周去非撰写的《岭外代答》记载了“东大洋海有长沙、石塘数万里”,形容南海诸岛分布范围之辽阔。这里的“长沙”指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,“石塘”指南沙群岛,因为辽阔而号称“万里石塘”。北宋仁宗皇帝亲作“御序”的《武经总要》记载:北宋朝廷“命王师出戍,置巡海水师营垒”于广南(即今广东)，“治舩鱼入海战舰”,“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,七日至九乳螺洲”“屯门山”就是今天珠江口一带,西南行七日就到“九乳螺洲”,显然即是西沙群岛。这表明北宋朝廷已把西沙群岛置于自己的管辖范围内,因而派出海军“战舰”去该处巡逻。宋代赵汝适在《诸蕃志》中记载:“贞元五年,以琼为督府,今因之。……至吉阳,乃海之极,亡复陆涂,外有洲,曰:乌里;曰:苏吉浪,南对占城,西望真腊,东则千里长沙,万里石床,……”这表明唐朝贞元五年(公元789年)设琼州府,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(床)在琼州府治下,我国已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行使主权。1274年,南宋吴自牧的《梦梁录》称西沙群岛为“七洲洋”。

元代初年在全国27个地方进行天文测量。1279年,元世祖亲派著名天文学家、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到南海进行测量。据《元史》记载,南海测点“南逾朱崖”,“测得南海北极出地一十五度”。从一圆周365125度的元制换算成现代的360度制,南海这个测点“北极出地一十五度”应为北纬14°47',再加上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条件所产生的一度左右的误差,其位置正好在今西沙群岛一带。又如《元史·史弼传》记载:公元1293年(元世祖至元三十年)初,元将史弼率领海船千艘,“发泉州……过七洲洋,万里石塘,历交趾,占城界。”这说明早在13世纪末,我国的大型船队已经遍历南海诸岛。

明代王佐的《琼外纪》中说:“石塘,环海之地,每遇铁腿挟潮,漫屋淹田,则利害于民矣。”就是说,每当台风刮来的时候,强大的海潮往往把人家的房屋毁坏,田地淹没。可见有明一代,我国海南岛渔民不仅以南海诸岛作为从事渔业生产的基地,而且他们就居住在那里,修屋造田,从事生产,他们除了从事捕捞海产外,还积极种植果树,开辟园地,畜养鸡狗鸭鹅,采掘磷矿,辛勤劳动开发祖国南海诸岛。明代的唐胄在《正德琼台志》中说:“我高皇帝所谓必加严备,乃无警于民者也。今著为海道篇,使守疆所慎。……琼之东,则匝大海,千里长沙,万里石塘,是即地所不满之处。”由此可见,当时把“万里石塘”等岛屿,即今南海诸岛列入我国海南岛海疆。

明清时代由中国官方修纂的《万州志》记载:“万州有千里长沙,万里石塘。”这表明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当时属广东省琼州府万州(今海南岛万宁、陵水县境)所有。清代乾隆年间的《泉州府志》记载了清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(1710年—1712年)间,广东水师副将吴升曾率领水师巡海,“自琼崖,历铜鼓,经七洲洋,四更沙,周遭三千里,躬身巡视”。这里所称的七洲洋即今西沙群岛一带海域,当时由广东省海军负责巡逻。1840年(清道光二十年)编纂的《琼州府志》也明确记载:“万州有千里石塘,万里长沙,为琼洋最险

# 我国新设的直辖市——重庆市

方隆铭<sup>①</sup>四川万县市第三中学

在刚刚闭幕的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,代表们对历史负责的态度,对设立重庆直辖市议案,投下了赞成票,从此,我们伟大祖国的版图上又诞生了一个新的直辖市——重庆市(简称:渝)。

重庆市辖原四川省重庆市的11区3市7县;万县市的3区8县;涪陵地区的2市3县;黔江地区的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。

重庆市位于四川东南部,与陕西、湖北、湖南、贵州和四川相邻。范围在105°11'E~110°12'E;28°10'N~32°12'N之间。幅员面积82400km<sup>2</sup>,是原四川省面积的1/63。人口3000多万,也是原四川省人口的1/64。

重庆市是西南最大的综合性工业中心,轻重工业都较发达。主要有冶金、煤炭、机械、电力、化工、电子仪表、纺织、制药、制盐、食品、农产品加工等部门。

重庆市的矿产资源较丰富。主要有煤、铁、锰、钒、汞、磷、萤石、岩盐、硫、石灰石和天然气等。

重庆市的种植业一直在农业中占首要地位,粮食生产占绝对优势。水稻、冬小麦、玉米和红苕是四大粮食作物。油料作物主要有油菜、花生和芝麻。经济林木种类繁多。木本油料有油桐、油茶、乌桕、核桃。木本粮食有板栗、柿。果树有柑桔、脐橙、锦橙、柚子。茶、桑、烟叶、竹、生漆、中药材等产量都很大。家畜饲养业和淡水养殖业也很发达。

重庆市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。铁路有成渝、川黔

襄渝三条线;国内航空线向东北至西安、北京、沈阳、大连。向东南至广州、海口。向西北至乌鲁木齐。向西南至昆明。向东至长沙、武汉、南京、福州。向西至拉萨;内河航运以川江为主干,重庆港为川江第一大港,万县港为川江第二大港。嘉陵江、乌江的运输也较繁忙;公路运输在广大农村占有重要地位,境内有高速公路,有国道、省道。现已县县通公路,基本做到县乡通公路。

重庆市拥有众多的风景名胜和文化古迹。旅游资源相当丰富。仅川江沿岸就有三峡、巫山大宁河小三峡和小小三峡,还有奉节白帝城、云阳张飞庙、忠县石宝寨、丰都鬼城、涪陵白鹤梁的石鱼题刻、南川国家重点风景区金佛山和重庆的南北温泉、缙云山等。其他还有万县市的天仙桥、开县仙女洞、大足石刻、合川的钓鱼城、黔江湖口风景区、江津四百山等。革命纪念地有奉节彭永悟墓地、万县市“九·五”惨案纪念碑、重庆的红岩村、渣滓洞、白公馆等。

重庆市的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,年降水量1000mm~1200mm。伏旱、冰雹、洪水是主要的气象灾害。

直辖市重庆市的设立,有利于充分发挥它作为特大中心城市的作用;有利于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建设和库区移民工作的统一规划。它的诞生对我国西南地区 and 长江上游的经济发展和大西南的建设,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。

之处。”1876年赴任的清朝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在其所著《使西纪程》中记载:(光绪二年十月)“二十四日午正行八百三十一里,在赤道北十七度三十分,计当在琼南二三百里,船人名之曰齐纳细(按即CHINA SEA),犹言中国海也。……左近柏拉苏岛(按即PARACEL ISLANDS,即西沙群岛),出海参,亦产珊瑚而不甚佳,中国属岛也。”再次证明西沙群岛为中国属地。

西沙群岛、南沙群岛和其他南海诸岛向为中国的领土,这不仅见诸大量的史籍志书,而且许多官私地图可资佐证。如《诸蕃志》的序言中就提到了一张我国最早绘有南海诸岛的海图,称此图绘“有所谓石床(塘),长沙之险”。明代茅元仪编纂的《武备志》中,保存了一张《郑和航海图》,即关于1430年(明宣德五年)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航程与地理情况的航海图。图中明确地标绘出南海诸岛各群岛之间的相对位置,分别称之

为“石星”“石塘”“万生石塘屿”“石星石塘”等。“万生石塘屿”是“万里石塘”之误。根据明朝黄衷的《海语》中记载:“万里石塘在乌漭,独漭二洋之东”,系指今西沙群岛,而“万里石塘屿”则系指今南沙群岛。清代施世骝的《东洋南洋海道图》和1838年(道光十八年)严如煜的《洋防辑要》一书的《直省海洋总图》,都明确地标绘了南海诸岛的名称,并明确地把“九乳螺洲”标绘在西沙群岛的位置上。特别是乾隆二十年(1755年)绘制的《皇清各直省分图》和嘉庆二十二年(1817年)绘制的《大清一统天下全图》等,都绘出了南海诸岛的地理位置和名称。

以上这些历史事实证明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,这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,因而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。